

新
新
武
侠

水龙吟

② 别无死地

长天零雁，残阳草色，将阑干拍遍
看吴钩；江南游子，把酒临风，叹运去
英雄不自由……

狐言◎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ANV006
04/2005

水花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龙吟. 2, 别无死地 / 狐言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6.10

ISBN 7-5391-2362-1

I.水... II.狐...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0893号

水龙吟②别无死地 / 狐言 著

策 划 张 明 魏 人

责任编辑 彭学军 魏钢强

装帧设计 魏钢强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261千

书 号 ISBN 7-5391-2362-1/I·905

定 价 22.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狐言◎著

水龙吟

②

别无死地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狐言◎著

水龙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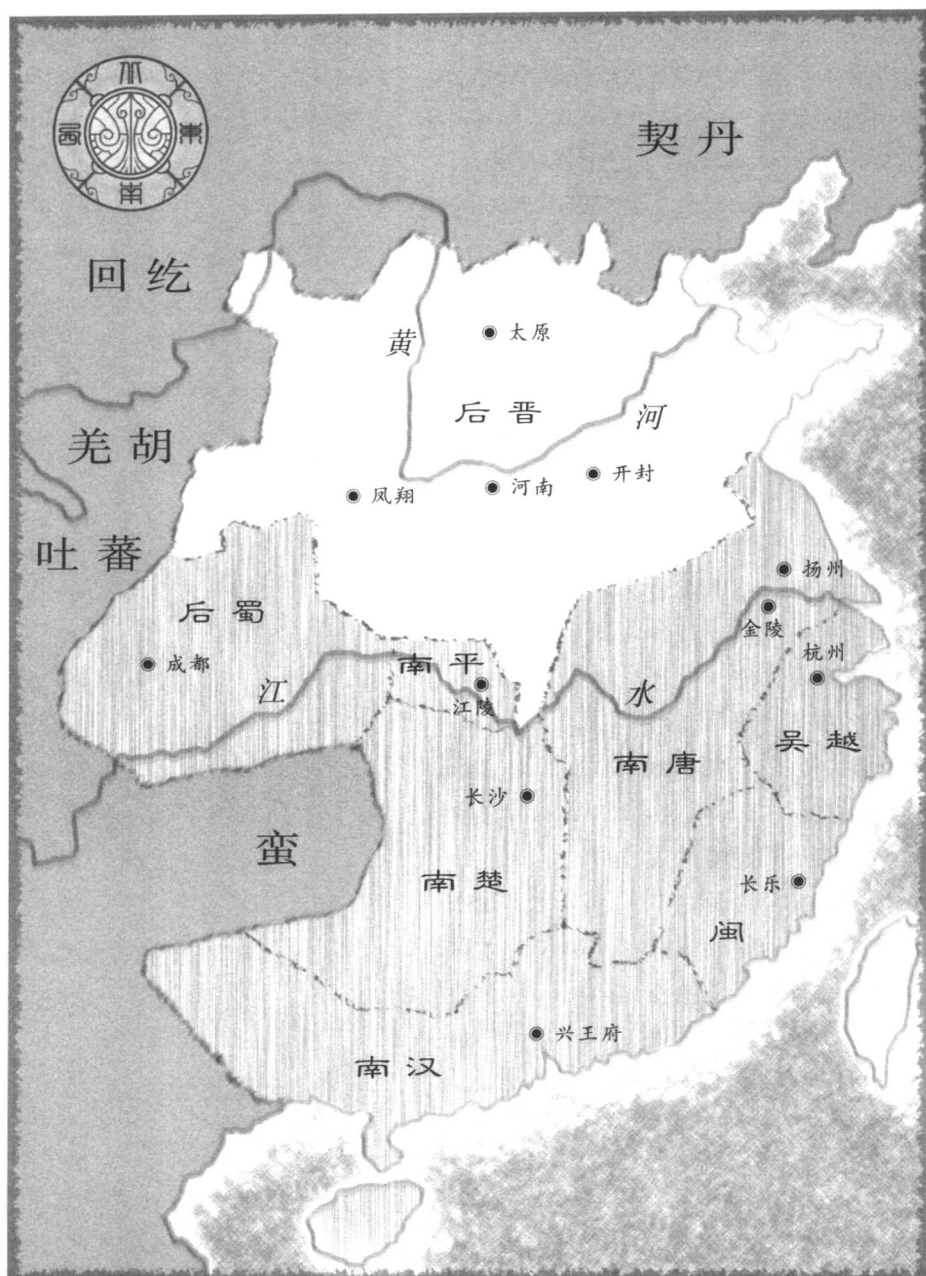
②

别
无
死
地

目 录

第十九回	拒剑还情	7
第二十回	风雨同路	23
第廿一回	西山狂人	36
第廿二回	相思喋血	51
第廿三回	悬颅剑谷	62
第廿四回	鉴锋使者	77
第廿五回	推枰而悟	94
第廿六回	凝愁封冻	108
第廿七回	名剑心传	118
第廿八回	益者三友	133
第廿九回	刮骨之毒	153
第三十回	原形毕露	173
第卅一回	无谓情伤	187
第卅二回	长干故里	209
第卅三回	秋枫桃叶	221
第卅四回	清明剑子	242
神兵器械谱		253

五代十国(后晋时期)疆域图



前情提要

风雷八将中的地门、水门、泽门三门联手，一夜之间血洗天门。火门之主丽羽君韩凤兮和风门之主司晨君玄羽客为顾念自身的安危，欲与雷门、山门联手共敌三门。于是竭力救助天门遗孤卫缺。

凤兮以疗伤为名，从天门女哨子未庚手里将卫缺挟持到“燕双飞”船上，在船上卫缺见到了名为家门故友、实是天门血灾凶手之一的徐纮，徐纮对卫缺谎称其父好友司徒千军在芦花荡举庄大殓，卫缺中计连夜奔回芦花荡，正好落入一心要将其赶尽杀绝的灭门主谋地门之主兕牟君的手里，交手之后卫缺才骇然猛醒，兕牟君和司徒千军竟是同一个人……危急时刻，一位正为“玄牝庄”亡人敛尸立碑的白发老者出手相救。寒夜深崖，幸得脱身。

无人山谷中白衣老者授予卫缺“孙子剑法”的心诀，将他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雄奇境界。之后，消失无影……

第十九回 拒剑还情

当凝翠第一眼看见卫缺时，差点把心都吓停了。

清晨天气凉爽，初阳半露，她正在岸边的林子里采花，阳光徐徐沁入浓碧的柳林树梢，映得叶尖露珠晶莹，举目一片珍珠海似的朦亮。如许晨光，合当享受世间一切最珍贵、最美好的事物，但凝翠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会看到“那种东西”——

她两腿发软，一跤坐倒，怎知手比腿还不争气，“啪”的一声，臂弯里装满鲜花的提篮就这么落了地。难不成……最近真是犯煞？昨晚又死了个水手，小姐的发呆病也没起色，平日慢条斯理的玄羽道长，一早居然反常地冲出门去了，现在连她上岸摘花都撞见了鬼。

她满以为自己会晕过去。

其实晕过去倒好，什么都不知道，就像紫嫣丫头每回一听“有老鼠”或“屋子里有蛇”之类，不由分说立时晕厥，把麻烦事都留给别人，那些个老鼠、蛇什么的她是从来都没瞧见过，眼底清静得很。

哪知今天轮到自己活见鬼了，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明明已吓得手脚冰凉，偏生脑子清楚得很，凝翠恨不得找块砖把自己打晕而不可得，只能直勾勾地望着那个高大的身影缓步而来，最后终于停在她面前。

凝翠面色惨青，心中忿忿不平。

“原来……原来说书的骗人！‘那种东西’明明是有脚的，哪会飘飘荡荡？下回谁再胡吹大气，本姑娘有他好看！”想到要教训人，胆气似乎稍

见回复，顾不得上下两排贝齿咯咯作响，双手合十，暗自祝祷：“你生前人挺和气，死后也要从一而终，千万不要晚节不保，化成厉鬼什么的……”

肩上海然一沉，一只手掌轻拍了她几下。

凝翠“哇”的一声哭出来，最后一丝理智冰消瓦解，整个人烂泥似的瘫倒，抽抽噎噎：“卫……卫公子！你……你大人有大量，我这辈子天天给你焚香念经，烧素帛冥纸，你念在我给你擦身子洗脸的分上，别……别来找我……”

手掌的主人笑道：“便是念着姐姐的照拂之情，这才回来找你啊！”声音清朗中微带笑意，可以想见其人嘴角轻扬、满脸狡狴的模样。

凝翠吓得六神无主，闭着眼睛，摇头啜泣：“呜……呜……你在阴曹地府要找小丫头服侍，怎的却找上了我？谁都知道紫嫣丫头比我能干一百倍，你真是死了也不睁眼！呜……呜……”

她与紫嫣情若姐妹，平日碍于面子，人前死也不承认紫嫣比她体贴心细。此时却觉得自己既委屈又冤枉，遇上个不辨曲直的糊涂鬼，想着想着悲伤竟大过了害怕，一径哀哀婉婉地落泪自怜。

来人哈哈大笑。

“紫嫣姐姐自有她的好处，你也不差呀！这叫‘春兰秋菊，各擅胜场’。”

凝翠微微一怔，暗忖：“这死鬼说话好没正经。”越想越不对，搭在自己双肩的手掌温暖厚实，岂是阴魂厉鬼所有？猛然醒悟，顾不得涕泪未干，跳起来大骂：“你没死！你是骗我的！”又羞又怒，涨红着一张白嫩俏丽的圆脸，抡起粉拳便往来人身上招呼。

那人见她步履不稳，不敢闪躲，双手扶着她的肩臂，笑吟吟地受了顿好打；虽着一件肮脏单薄的内袍，依旧难掩挺拔，眉目间英华隐现，正是大难不死的卫家三公子卫缺。

凝翠胡乱捶打一阵，理智渐复，想起卫缺在小姐心目中的分量，着实不能得罪。况且自己虽属婢仆，却也是云英未嫁的闺女，岂可与男子贴身打闹？面上彤红未退，赶紧收起拳头，到底还是拉不下脸皮道歉，假意掠了掠鬓发，强笑：“我可不是故意打你的，谁让你要吓我？你……你别放在心上。”神色颇尴尬。

卫缺笑道：“不行！我这人最小心眼了。待会找紫嫣去，说你不讲义气，死到临头还把她供出来。”凝翠被逗得噗哧一笑，忘了顾忌，叉腰恶狠狠地白他一眼，嗔道：“你敢！”

两人话匣一开，当真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从林间到船上不过百余步路，已各自将十日里的情况交代得精彩万分，只可惜四周无人，否则必定拍案叫绝，如痴如醉。

凝翠拉着卫缺奔入前舱，嘴里话没说尽，忙着回头叫喊：“小姐、小姐！你看是谁来啦！”锵的一声，一把彤绳缠柄的银装小剪掉落落地，伫立在几前修剪茶花的紫嫣睁大眼睛，举袖掩着樱桃小口，满脸俱是惊异之色。

凝翠暗叫“可惜”，心道：“怎的忘了叫公子也装鬼吓吓紫嫣丫头？”但转念又想：紫嫣八成也是牙关一咬，当场晕死过去，这种情景司空见惯，也就无甚可惜。

紫嫣轻抚胸口，定了定神，喜道：“公子吉人天相，平安归来，真……真是太好了！”卫缺点头道：“托姐姐的福。是了，在下想当面向韩小姐及玄羽道长说一声，免得他们担心，不知姐姐可否替我通报？”

凝翠扯着他的衣袖，笑道：“你这人，真是好没良心！要找道长和尚呢，这里就没有。可有个世上最美丽、最聪明，又救过你性命的痴心女子，整天茶饭不思，伤心得人都瘦了，你见是不见？”急急拉他入内。

卫缺被抢白一顿，反而犹豫起来，幸好紫嫣及时拦住，低斥：“口没遮拦，说什么呢！”转头歉然一笑：“公子历劫归来，想必受了许多苦。待婢子准备热水香草，服侍公子沐浴更衣，洗去灾气，再与我家小姐相见。”

卫缺想想也是，自己满身肮脏，的确不适合与凤兮见面，点头道：“那就麻烦姐姐了。”突然想起一事，赶紧补充：“姐姐为我准备清水即可，在下向来习惯自己洗浴，不敢劳烦姐姐。”紫嫣掩嘴轻笑，粉颊微红，细声道：“婢子理会的。”

凝翠见他神色困窘，伸出幼细白嫩的小指轻刮面颊，促狭道：“你昏迷的那几日里，我们也不知替你洗过多少回啦！害什么臊？”

此语一出，卫缺固然尴尬，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紫嫣却比他羞得厉害，心里直把凝翠骂上了千百遍，杏眼一瞪，杀气腾腾。凝翠心知不妙，赶紧陪着笑脸，姐姐长、姐姐短地同去准备，不消片刻便将卫缺带到

后舱,张开屏风,放下门帘。

卫缺浸入浴桶,将身子搓洗干净,又洗了头发,正准备将披在屏风顶端的衣物取下清洗,忽听房外足音细碎,赶紧坐回桶中;怔愕之间,凝翠与紫嫣已掀开门帘,双双进入。卫缺手足无措,挣扎着是否要先拿下衣物穿好;还没打定主意,内袍衫裤等已被拖过屏风,显是紫翠二婢所为。

他心中大急,慌忙叫道:“两位姐姐手下留情!这……这衣衫已有十余日未曾替换,沾染鲜血泥巴、汗水鼻涕,脏污得紧,我自己洗就行了,不劳姐姐们费心。”他知道女子多半爱洁,急中生智,好教她们知难而退。

果然屏风外“哇”的一声,双姝闻言色变,将那套已几乎染成暗铁色的衫袍扔在地上,跟着窸窸窣窣一阵折腾,竟是凝翠用脚尖将衫袍蹭出浴房之外,来个眼不见为净。卫缺暗暗叫苦,忽见一抹翠衫丽影闪入屏风,双颊酡红,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却不是凝翠是谁?吓得赶紧缩入桶里,不敢妄动。

凝翠两手负在身后,歪着千娇百媚的小脑袋,笑得极是不怀好意。

“公子,这水温还可以吧?要不要婢子再烧些热水?”

“不……不用,姐姐不必客气。”

“哎呀!公子的头发湿了,要是染上伤风怎么办?婢子给您擦擦。”

“我……我还没洗好,等、等会儿再擦。”

“公子可别洗得太久。洗久了皮皱肉松,对身子不好。”

卫缺咬牙切齿,却不好发作,僵着脸强笑:“多谢姐姐关心。”

“既然如此,让婢子服侍公子穿衣吧?”

“别!别……别客气,我自己来行了。”

一只紫绸袖子从屏风外伸进来,在凝翠的臂上拧了一把,责备的口吻里带着羞:“你别作弄公子啦!快……快把衣服给人家。”凝翠笑道:“我要替他穿衣服,是他自己不要的。不然你替他穿好啦。”作势掀倒屏风,紫嫣惊叫一声,吓得掩面而逃。

凝翠咯咯娇笑,总算出尽胸中恶气,倒也不敢太过为难卫缺,将藏在背后的一套簇新衣物置在桶畔小几上,故意叹道:“公子如此见外,婢子也无话可说啦!我将替换衣衫放在这里,公子自便吧。”翩然转身,银铃般的咯咯笑声自屏风外飘来,掺着紫嫣的低声叨念,片刻仍依稀可闻。

卫缺确认她二人走得远了，赶紧擦干身子，穿好衣衫。小几上的紫檀木托盘里置着一袭蜀锦绫纹白袍、一双厚衲乌皂短勒靴，其他如头巾、腰带、内里衫裤等一应俱全，从头到脚均极为舒适妥帖，不唯尺寸合身，就连款式服色都与他当日逃出玄牝庄时所着衣衫相仿佛，料子做工十足讲究，足见费了番心思。

卫缺着衣完毕，出房与紫翠二婢相见，两人均是目光一亮。

凝翠上上下下打量着，晕红双颊，捂着嘴嘻嘻窃笑。

“你笑什么？”紫嫣拿手肘轻轻撞她。

“我笑小姐眼光不坏。”

“多嘴！”紫嫣白她一眼，回身道：“公子这边请。”领卫缺往竹庐去。半路忽问：“不知公子觉得身上的衣裤鞋袜是否合身？针法还算精到么？样款选料，可是一等一的手眼？”

卫缺一怔，恍然大悟。“姐姐是说……这是韩小姐她……”

紫嫣道：“正是我家小姐的手笔。从公子来到燕双飞的第一天起，小姐便着手挑选衣料、画样裁布，每日除了照料公子的汤剂起居，就是一针针地缝制衣衫，往往夜里仍不肯休息，直到公子苏醒时都未得完成。公子坠崖后，我家小姐依旧天天缝衣，到昨日终于大功告成。婢子们怕小姐睹物思人，伤心太过，赶紧把这套衣物藏起来，不料今天居然派上了用场。”

卫缺胸口一热，隐约又有些异样，沉默半晌，不觉叹息：“卫缺何德何能，当得小姐这般对待？”

“公子，我家小姐是万金之躯，在婢子心里，就是公主娘娘也及不上她的半点尊贵。”紫嫣突然停步，转身正色说：

“公子是磊落光明之人，我家小姐能结交到公子这样的朋友，婢子也很替小姐欢喜。婢子听说：‘君子相交贵乎诚。’我家小姐以真心待公子，公子尽管报以真心便是，其余的上天自有安排，何必自寻烦恼？交朋友，难道不是这样？”她见卫缺有些错愕，面上一红，低声道：“婢子说话不知分寸，冒犯了公子，请公子原谅。”

卫缺经她一说，反倒释怀，坦然笑道：“姐姐说得极是，何来冒犯？”一名侍婢能说出这番道理，可见其主人睿智。卫缺打心底又对凤兮多了几分敬重，先前那些别扭顿时烟消云散，步履也轻快起来。两人继续前行，

片刻便至竹庐外的水晶帘前。

紫嫣拨开垂帘，一颗颗细小的水晶珠子撞得叮咚轻响，煞是好听。

她伸手将帘内的薄纱吊幔拢到门边，以垂在门框上的鹅黄绶带系好，低唤：“小姐、小姐！”连喊几声，房内静悄悄的，未有回应。忽然一阵微颼轻动，凉意扑面，卷得另一边未收拢的纱幔微扬，珠帘来回晃了几晃，掀起一片风铃也似的清脆响声，想是舱内小窗未闭，引来了夹岸的柳堤凉风。

紫嫣轻道：“这几日来都是如此。小姐一个人坐着发呆，既不说话，唤她也不答应，眉目里无甚神情，看得怪怕人的。”

“如此闯进香闺，大大不妥。”卫缺皱眉：“我看还是多唤几声吧？”

紫嫣摇摇头。“就算喊破了喉咙，小姐还是听不见的。”

卫缺见她不似戏谑，想到凤兮这样一名素昧平生的千金小姐，竟为了自己的生死如此挂怀，不禁动容。他本非拘泥之人，对紫嫣微微颌首，拨帘而入。才走得几步，房中的摆设映入眼帘，当日同舟相拥的旖旎又涌上心头，胸口突地一阵狂跳，自己也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软榻边的小窗向外敞开，一条藕色丽影凝眸斜倚，仍以绛纱掩面，削肩单薄，说不出的寂寥冷落，看得人心都揪疼起来。她的身形似乎比七日前还消减了些，更衬得纤腰差堪盈握，卫缺心中温情忽动，先前那股脸红心跳的感觉反倒逐渐淡去，化为说不出的怜惜，柔声道：“窗边风大，别吹坏了身子。怎的这么不小心？”

凤兮浑身一震，慢慢回头，眸里还来不及浮溢错愕，刹那间泪水已盈满眼眶，扶着窗边小几站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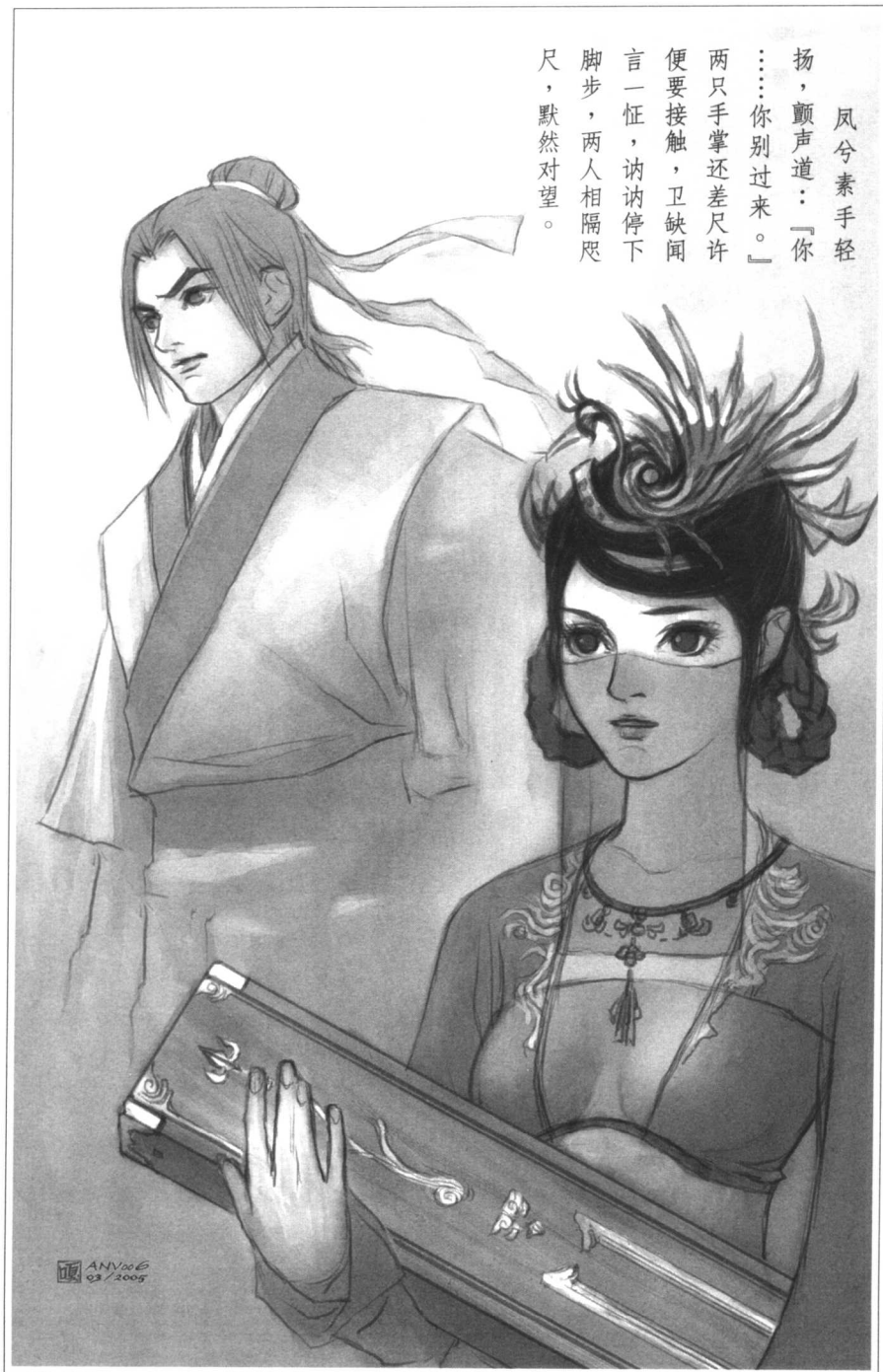
卫缺见她细润纤美的藕臂微微发颤，娇躯几乎撑持不住，心头一紧，忍不住伸手相扶。不料凤兮素手轻扬，颤声道：“你……你别过来。”两只手掌还差尺许便要接触，卫缺闻言一怔，讷讷停下脚步，两人相隔咫尺，默然对望。

窗外风吹柳飞、阵阵扑来，触臂微凉，不知何时竟开始下起雨来。

凤兮右臂环肩，左手垂在身畔，捏紧衣角，深深吸了口气，起伏不定的胸脯渐渐回复平静。抬头望去，眼底虽还隐有一抹水光，却蕴着笑意。“我就知道，你穿这身衣衫定然好看。”

卫缺心头一暖，微笑：“那肯定是衣衫的功劳了。我打小穿衣，从来只

凤兮素手轻
扬，颤声道：「你
……你别过来。」
两只手掌还差尺许
便要接触，卫缺闻
言一怔，讷讷停下
脚步，两人相隔咫
尺，默然对望。



有给人嫌邈远的份。”他自与凤兮结识以来,对她只有敬重感激,从不敢像对待司徒楚倩、未庚、紫翠二婢那样,说些调笑的无聊言语,唯恐稍有亵渎,此时不知怎的脱口而出,却是再自然不过。

凤兮被逗得忍俊不住,掩着嘴轻笑了会儿,忽然低声道:“你平安无事,真是太好啦!”这几句话说得情致缠绵,犹如耳畔呢喃,卫缺脑中轰然如沸,蓦觉眼前的女子竟是这般娇弱惹怜,不禁跨前一步,两人几乎贴面而立。小小的罅隙间,空气却分外灼人,烘得两人心头迷乱,难以自禁。

凤兮脸红心跳,低下了头,内心万分矛盾,分不清这样毫无来由的悸动,到底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挣扎片刻,终于咬牙走过卫缺身边,执壶点了两杯茶,倚桌淡淡一笑:“卫公子坠落崖底,想必是迭有奇遇,不知有幸一闻否?”

一声“卫公子”叫得生分,两人间那种若有似无的情愫顿时云散,卫缺暗叫“惭愧”,赶紧落座举杯:“小姐太客气了。在下坠崖后,恰巧落入一处水潭,得以捡回一条性命。”将出谷经过概略说了一遍。他刻意隐去白衣老者与未庚之事,只说在潭边巧遇渔夫撑船,乘便离开山谷云云。凤兮见他内伤尽愈,精神更见畅旺,心里暗赞《方圆诀》神奇,面上却不动声色,殷殷垂问他的身体状况。

两人随意聊了片刻,言谈间客客气气的,仿佛又回到了病榻边初识之时;聊着聊着突然没了话题,两人对坐无言,房里寂然一片,只听得窗外微风轻响,飘来一蓬一蓬如银针暴绽般的细密雨丝。

凤兮凝眸半晌,笑道:“江岸夹柳,景色优美,本欲陪公子一同泛舟游览,不想却下起雨来了。”

“雨总是会停的。小姐乘船游江,自然无须担心错过美景。”

“雨过天青,景致更佳。”凤兮笑道:“你先在船上用饭歇息,待得雨停……再陪我去游江。”想起当夜两人同乘一船之事,不禁粉颊酡红,口气又软下来,也不称“公子”了,心中满是温情羞意。

卫缺摇头:“多谢小姐好意,卫缺心领了。”

凤兮微感错愕,转念间明白了他的意思,微微变色:“你要离开了?”

卫缺点头:“不瞒小姐,我是玄牝庄卫家的遗孤,身负血仇,仇家又是杀人不眨眼的江湖魔头,长居于此,唯恐连累小姐家人。”